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蕃

謄録監生臣朱壎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重論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曾銑

臣按鎮撫諸臣勘議復套事宜所見略同然展轉因循之懷間亦不能無也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吐露以為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預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

陜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寖疏敵因竊據漸致繁衍盖人畜之孳息者既蕃而擄掠中國男婦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强遂為門庭勍敵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纖甸為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岷為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陜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覩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陜遼薊之間殺掠人畜無慮百數十萬盖敵處其便中國

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敵人輕侮之心將来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勝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材而後能建非常之業敵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狃于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者之無其人是以敵人猖獗至此今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故嘉納復套之奏即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我師氣倍而強敵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

于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實犁皇圖遠邁百王近配二祖惟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為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懷觀望甲可乙否鮮能振厲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慎之徒嬰痿痺之疾恐智巧之說膠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為其所惑此不可以不辨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

之于文職戰陣之事付之于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敵亦慎重矣奈何將官每出于豢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虛張聲勢欺罔上下惟奠身家之無恙不念宗社之安危父祖子孫由兄傳弟凡在邊官襲此虛套遂使敵勢猖狂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辨真偽一唱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為強敵真不可抗彼此戒懼惟謹備之為尚而猶不能免焉是使中國武勇邈

馬無閑士卒見敵不匿則潰此其病痿之原也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于糧餉器甲之具與鼓舞綏緝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參遊等官于科尅冒占之弊與愛恤操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敵之不可破哉昔周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

耶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奈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即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事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矣套地既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闢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

足恤哉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攻寨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魚水陸並進欲進敵莫能禦欲止敵莫能撼内有聯束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敵萬騎兵志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庶其近之或曰奄誠復矣全陜之地可免敵患敵既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宣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説也夫敵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為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

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挫屻之餘允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其勢則然況宣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瘺漸成大瘇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臣恐羣瘺弗瘳有誤大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晁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曰敵人之強不減

于七國而天下之大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茍免于身之為幸鮮有不以臣為愚者惟賴聖明辨之于早斷之于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沈痾而已

疏入得旨兵部定了來說

議曾銑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楊守謙

臣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己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實夫河套延袤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為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墻其易十倍

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氷合然後防河鑿氷為壕壘氷為垣比之守牆易猶三倍此蘭靖寧夏河曲保德現有恒規一可也敵人曠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為敵國我則宵烽晝燧以為守城郭溝池以為固敵馬地凍草枯臕騰以減春時氷解尤甚飢憒我則閑廐而居芻豆而秣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鋒鋭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遄往速歸襲其營帳掠其牲畜敵必遠徙但數百里内不復敢牧則河套之半已非敵有

此近時名將王效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于舟師若採雪山之木下蘭靖之筏大造戰舸嫻習水戰遠出敵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舠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瞭擊其壘敵益驚擾三可也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饋餉之需方船而下沿河而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全陜屯地多極膏腴以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閒曠以營田之法推之比諸瘠鹵利當以倍平

日則併營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餉套復則移營田之人耕墾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濟農諸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敵人之情利在剽掠東馳西擾北攘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辰套內殆空俟其既出縱遺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遁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敵縱糾集部落求還報復然牽馬之技難用于洪濤渾脫以浮難當夫戰艋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爇草莱千里

赤地敵望必絶六可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懐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曾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

陳邊務疏嘉靖三十年　胡松

臣竊惟去秋諳達掠興嵐即傳箭徵兵尅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廵撫史道總兵官王陛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賄遺令勿侵已分地冀嫁禍他境令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寘重典以厲諸

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為敵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産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捐而用之皆勁旅也熟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為鎮廵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豢養健丁又分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為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寛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

所貴今寇諜獲于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為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黄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額布勒遺種予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承其獘坐收全勝矣　疏入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楊繼盛

臣謹奏為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絶邊患事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
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
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
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套衆不遵天道大肆猖獗犯
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女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
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
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讎茲者

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諳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北敵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

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茅下位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套衆反不能生擒酋長以勦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為者為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犯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讎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鮮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

實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方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譎達為此交易

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間達衆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仕在冊籍者謀去矣異日欲復號召誰肯興起此隳豪傑効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

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令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外夷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貳之心久矣一旦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来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

早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弱蠢茲小醜尚不能服羣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達衆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猝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且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諳達之性詐變無

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齎金帛至邊等候同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境而駕言别部落入犯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别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

也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取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内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

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夷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别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犯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諳達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

駕車也不過為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況彼以馬為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譆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来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来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来

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諳達最不失信覘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慭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犯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

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人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

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户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来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犯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賊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来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

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户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敵人而不利于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境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茍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

之禍督固目前之寵敵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
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
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敵人也豈徒欲開馬市
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
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
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
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
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敵人之入與

不入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敵或入境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

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豫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饜非馬市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鋭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酋達于闕前驅戎馬于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疏入得旨這事邊臣奏來既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

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
搖惑人心又本内脫一字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
問了來說

災變請黜奸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趙錦

臣惟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
以示災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
厠跡禁扉大學士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
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百官懾息諸司望

風今夏言雖莫逃于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為易見嵩柔佞而奸深其惡為難知請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謟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則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嵩于不經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絶陛下之疑陛下見其外若

無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上聞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怙寵作威招權納賄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

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賢而關于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士之掊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

使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靖外敵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稍寧民困已極而內患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憂下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陛下念操柄之不可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下錦詔獄拷訊斥為民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楊繼盛

臣謹奏為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絶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内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

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于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也况臣
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于戎敵凡有害于社
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
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患惟諳達為
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諳達者邊圉之盜瘡疥之疾
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絶諳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罪皇上之仁恕又與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于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

絶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于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

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

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絶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于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

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盛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别本帶出旨意報復陷

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恵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恵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

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刊板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大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

票慫父廼子勞之為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獘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洩所以旨意未上瀰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寶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别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内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

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痡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巳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

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
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
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
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令其
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
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
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
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

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户令任職管事有武選司炅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孫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黄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徧既作僢僢成

風蔣應奎等令子冐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
均一冐功也在蔣奎奎等貪冐科道則刻之在嵩貪冐
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刻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
知矣此冐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
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諳達竊伺之
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諳達聞知豈敢輕
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
鸞冐哈丹爾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

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故嵩嘗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賊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

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絶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是雖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葢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

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職為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内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内之
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户科都給事中厲汝進
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
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
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
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
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
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

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
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
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
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
所專主者于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
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
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
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

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旣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徼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

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懇者雖貪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

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
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
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
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
察聖意故先用實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動
一起一居雖嬉笑欬嘘之聲遊觀宴樂之為無不報嵩
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

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悦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盖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内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輾轉摭飾其惡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

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
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
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
于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
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
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
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
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

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通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

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
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
道諸臣寧忍于負皇上而不敢于忤權臣是皇上之耳
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
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
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
戚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
世蕃知故嵩得豫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

世蕃知故嵩得豫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極

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丞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危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癢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

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鸞將來爲
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
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
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
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
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
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諳達前旣聞逆鸞之死今
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

戰而奪其氣鬪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
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法決一死戰雖繫
諳達之頸梟濟農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
其不除邊患其憂其不絶乎内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
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
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内賊者則皇上之事
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
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　疏入得

旨這厮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宋依旻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磬

謄録監生臣朱　壎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六

議撥種馬應用疏 嘉靖三十七年

李遂

臣照得倭夷連年入寇長江南北横被殘破臣身在草野竊懷隱憂不意罷廢之餘謬蒙録用感遇酬知是臣盡節効命之日也敢不夙夜以圖報稱除臣召募兵勇分據要害區畫錢糧設處戰船繕葺城垣精利器械申嚴防禁慎遣哨探一切可以權宜遵奉欽依徑自區處

不敢陳瀆外伏照江北原隰曠野本為騎射之地倭夷兊狡善於衝突我兵新集置陣不堅必須借以馬力用為前驅主客之形既殊馬步之力且倍以逸待勞理無不克往年參將王介妝功亦以馳騎之力節據選募新兵雖勇敢善鬬苦稱無馬難以待敵臣查得前任巡撫都御史蔡克廉先於嘉靖三十六年題該兵部覆議題奉欽依許於種馬內暫借應用已經欽遵施行外緣今錢糧缺乏收買無資春氣已深措處不及臣愚欲得於

各屬種馬内選撥一二千匹暫時借用分給各兵騎坐以備馳突期以二月初旬領出至六月終交還官為餧養不致瘦損無虧於孳息而有益於戰守揆之事理似亦相應如蒙皇上軫念重地敕下該部容臣於種馬内挑選給軍騎坐依期交還庶兵威益振士氣自倍倭夷知警而海防有賴矣　疏入帝從之

議設狼山副總兵疏 嘉靖三十七年　李　遂

臣謹議得淮揚地方濱臨江海陸通鳳泗水達瓜儀而

狼山一帶上控下接尤為適中要害之地添設副總兵控制形勝揆之事體委屬相應但隔離江南水面曠遠地既分屬人自為謀江不可以晝分而責容易於他諉萬一賊乘風迅揚帆中流伺間突入流毒內地既乖共濟之憂安望協助之力況節經移咨會議事體異同終難歸一合無查照部議比照金山事例添設副總兵專制江北水路自瓜儀周家橋掘港直抵廟灣雲梯關其陸路自通泰淮揚天長直抵鳳泗各參將守備把總備

倭等官及地方衛所悉聽節制其狼福二山及周家橋圌山江陰等處跨江南北不分彼此各多設廵船分載遊兵出洋會哨遇有警報兩地兵船并力堵截若互相推諉備禦不周不問南北一體坐以失事之罪是權寄雖分而責任則一利害相關心力不容於不協矣再照大江南北地形對峙然江南自金山以東境連乍浦便入浙江而江北由掘港以北遠達雲梯俱為屬地比之江南尤為濶遠就使添設副總兵若非偏裨得人地廣

兵分亦難遥制且查大河口徐稍營廖角觜等處懸接大洋屢經倭患祖宗朝設立備倭營寨連絡雖武備盡弛而規制猶存又鹽城縣治瞰臨海澳尤為淮安扼塞此地不守則淮揚高寶皆可長驅先年議設把總一員近復調取邳徐淮泰軍民兵勇暫委閒住將官往來防禦意亦有見於此查得江南既有副總兵又設參將二員及把總八九員各領兵船分屯要害令江北地勢較廣而關繫尤重據其事體似應比照但屬郡既少而財

力且竭兵船費重供億務繁計亦非四郡之力所能辦也合無將通州參將移住鹽城其鄰近各場及興化淮安雲梯關廟灣羊寨東西二海州所皆為迅地乞將四衛官軍責付本參分番操守自鹽城以北一帶守備把總等官水陸兵船俱屬調度而以鹽城把總移駐大河口將徐稍等營官軍補完原額并召募現操民兵及呂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各場竈勇悉聽約束在大河口則地近狼山兵力不患於單弱在鹽城則兼制羊

寨東西自便於應援大抵千里江海之防有揚州參將以當其南有鹽城參將以當其北而又得狼山副總兵居中調度犄角之勢既成首尾之形相應官無冗設而事便責成似亦計之得者也如蒙皇上軫念陵寢漕運重地乞敕該部再加詳議如果相應即於狼山添設副總兵一員前來通州駐劄操練兵馬有警移駐狼山與金山副總兵彼此會哨出洋夾攻前項水陸汛地遇有警急一體相機調度剿殺其鹽城參將大河口把總均

乞各赴改擬地方就便行事庶江海之防愈嚴而重地之守益固矣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嚴嵩欺君誤國疏　嘉靖三十七年　董傳策

臣謹奏為奸貪輔臣主持邊塞欺君誤國大負聖恩懇乞宸斷早除兇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敵寇邊財用詘乏屢厪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聖意所向遂令言官糾劾邊臣屢下明旨究治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欺君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

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
聞蓋皆畏彼之中傷愛身惜死故寧負陛下而不敢忤
奸臣耳臣知陛下之神明英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
臣尚爾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怙不知警負恩日深不思
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奸居位一日則天下
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司又不能言國家養
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念有君
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瀝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惟陛

下少垂聽馬夫邊彊之守者責在督撫諸將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户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將邊臣尚深結嵩心以求掩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内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輾轉饋送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敵至閉城任其得利而去嵩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受其賄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

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擅撓部事賄賂公行選司銓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掊尅軍士以充饋獻如近來萬寀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其心腹頤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謡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尅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與嵩同鄉行郡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

後累至數萬他如築堡脩城之費嵩皆假公濟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入私囊遂至冒破日甚請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當富於帑藏者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陛下英斷斥之使去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蠹鉅萬盡寄嵩家蓋造大房居皇城之西頗壓上游而嵩妝之入已略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

丈華南還北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之費嵩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護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嵩家動以千數不得不掊尅民財民財日困則嵩家日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鬧文騷擾驛遞此其害地方之罪五也自嵩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漸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美官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而嵩猶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

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又懼禍不測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禍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炫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蓄以市井無賴之徒入市攫金逆迎父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則畏嵩父子之奸誰肯為陛下言之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平生讀忠孝書蓋熟聞致身之義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鬬

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愛但有感於聖明在上奸佞不忠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委有君無臣實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聖主速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俯垂採納乞敕九卿科道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上裁庶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奮三軍之氣倍增而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國用漸可

充積黨惡漸可消除地方漸可寧謐賢才漸可效用矣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聖明鑒察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　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

條上定策備邊疏　嘉靖四十年　楊博

臣竊惟敵騎入犯多在涼爽之時防禦機宜貴審緩急之勢今之九邊以薊鎮為第一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以故廣調各鎮之兵為之戍守多發度支之糧為之餽給精選驍健之將為之捍禦仰荷聖皇深思遠慮

靡所不至臣等何容別議今據宣大總督李文進所奏
止是永什卜烏紳巴雅爾三部之兵其酋首諳達黄台
吉巴圖爾併土蠻俱各未見蹤跡鷙鳥將飛必戢其翼
甚為薊鎮之慮臣等謹將大同薊鎮應行事宜條列上
請伏乞聖明俯賜採覽一大同所犯之敵數本不多本
鎮兵馬已經總督李文進先期分布似為有備臣等近
又移文巡撫陳其學總兵官劉漢令其堅壁清野以固
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擣其巢簡惡少以

邀其馬隨機應變計日下必當遠遁據李文進所請宣府遊擊孫輔大同遊擊周資文入衛遊兵二枝另本酌量議處一敵犯薊鎮必由白草川三間房一帶哨探一節全在宣府獨石參將蓋薊鎮止得其情獨石則得其勢知之旣早務於古北黃花鎮等處加謹防禦所謂先則制人自保無虞合無容臣等仍行宣大總督李文進巡撫遲鳳翔總兵官李賢督率參將劉國多差人役遠為哨探但有東行蹤跡即便飛報本部以憑調度一薊

鎮各區臣博先任總督之時每區定擬兵備副使僉事一員為之監督連歲督臣行臣之計日益詳密但防秋之後未曾定擬賞罰誠恐人心懈弛關繫不輕合無容臣等備行總督楊選巡撫張玭嚴行副使溫景葵紀公巡栗永禄李尚智張邦彥伊介夫各照地方用心督理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徑自區處督撫官不得遥制一昌平鎮居庸鎮邊黄花鎮三鎮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邊界相為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住懷來正為南

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方有濟合無容臣等備行宣大總督李文進仍駐懐來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宣府别無聲息即便多發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永逼近南山就將各枝兵馬分屯薊鎮牆上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為首功一薊鎮總督巡撫揭報本部每以主客兵馬錢糧十分缺乏為詞事在户部臣等不知其詳審據公差人役皆稱現差科道查勘户部候查明之日方議處發但今

事在燃眉師行糧從時不可缺合無容臣等備行該部將昌平薊州二鎮不拘銀兩漕糧作速運發以備目前之用俟科道查勘畢日一併計算一薊鎮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敵若自東入犯薊鎮督撫官相去隔遠調度自不能及即使有兵可發千里赴援不惟無以濟事亦非兵家常算合無容臣等備行遼東都御史吉澄會行總兵官雲冒即將本處兵馬整搠停當如果敵犯燕河等處不必俟調徑自領兵前來策應　疏入依議行

黜貪臣以消民怨疏 嘉靖四十年 林潤

臣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朝廷特敕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於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絜己奉公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為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蔑憲典所過屬縣掊尅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縣各有遞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使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

等照引科派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淮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内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平民李守譓告王鐓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鐓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鐓等懼罪送禮銀三千兩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贓私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懋卿在楊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官府作冷語曰吾將劾

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餽賭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得其懽顏又往鳳陽謁陵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䧟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厨下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懋卿目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朘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揚

州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揺邦本斷傷元氣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伏乞敕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矣　疏入帝不納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嘉靖四十一年　楊博

臣等竊料今秋敵情第一則垂涎薊鎮其次則側目山西蓋緣宣大二鎮蕭條之甚無可劫掠保定三關阨隘之險難以突入以故薊鎮山西雖春夏之交猶當戒嚴況茲秋高月朗萬一不慎未免墮其計中臣等蚤夜籌畫節次申飭各該總督鎮巡官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拒牆擺守騎兵按伏援應以守為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添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荊等關以戰為守

又慮獨石三間房白草川一帶實敵騎入薊必由之路責成參將劉國多方哨探不時馳報又恐畿輔地方倘有緊急各處之兵不能猝至備行宣大總督江東移駐懷來以備南山一帶宣府鎮巡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姜應熊陳其學候報移駐懷來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吴徵楊宗氣候報移駐廣昌一以馳入紫荆一以聽援宣鎮保定巡撫李遷移駐易州總兵官祝福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

京營選定兵馬三枝如果有警處給盔甲一面啓行一面奏聞至於一切戰守機宜臣等逐一參酌徑自舉行不敢一一煩瀆天聽　疏入依議行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嘉靖四十二年　楊博

臣竊惟薊昌密邇京陵自庚戌敵變以來議守之計獨詳議戰之計稍略即如昨者三河平谷之警仰仗聖皇在上天威震疊風雨助順兵將爭先以致孤山之連戰古北之一擊誠自來未有之事但各兵一時雖稱雲集

多係宣大遼保山西之人無警常使候援則勢有不能
臨警方行徵調則緩不及事其在今日必須别為規畫
方克有濟臣不揣婞淺僭陳十事伏望皇上俯賜採覽
救下遵行一議處督總標下親兵臣等議得近日胡鎮
孤山之戰多得標兵之力但軍門舊設標兵止有一枝
其總兵巡撫原無標兵以臣愚見此等勁兵必須新舊
總設五枝計該一萬五千名操演精熟方得實用合無
將總督劉燾下再添標兵一枝總兵胡鎮何淮巡撫温

景葵下各設標兵一枝每枝務足三千名或於各區現兵内挑其精鋭或於各處家丁壯漢内多方招募合用銀兩就於山東河南民兵銀兩動支不敷之數作速具奏聽本部與户部會同計處臣等又惟經始之初全在得人除參將王孟夏現管總督標兵外查得參將黄演堪管總督下新添標兵守備董一元堪管總兵胡鎮下新添標兵原任參將李康民堪管巡撫温景葵下新添標兵遊擊王世英堪管總兵何淮下新添標兵一切應

行事宜就聽演等以次經理此後遇有警報總兵官胡鎮即將五枝合為一營相機剿殺一議處各鎮入衛邊兵臣等議得延綏寧夏固原宣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入衛兵馬初調之時人强馬壯甚於薊鎮有濟即如嘉靖三十三年臣博在古北口等處與賊相持大率多得邊兵之力乃今因循既久人心玩愒徒有三千兵馬之名殊無三千兵馬之實或以老弱參預其間兵為疲兵或以尫羸苟充其數馬為弱馬往返奔馳徒勞無益合

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今後入衛之兵務要揀選好軍好馬方許調遣起行到薊之日本部選差風力司員一員前去點閱如敢仍蹈夙弊臣等指名參奏重加究治一議處鄰鎮添調援兵臣等議得薊鎮與宣府遼東保定相去最近其次則大同山西即如近日三河平谷之警雖因臣等豫先徵調實以地里稍近故不及旬日士馬雲集但中間精强者固有疲弱亦居其半相應通行整敕合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各

將正兵遊兵逐一揀閱軍與馬務足三千之數如軍不足應該招募其銀兩於何項內動支馬不足或本色折色應於何項內處辦文書到日限半月以内各另回奏聽本部與户部會同計處若果士馬精強在本鎮可以壯邊圉之威聲在薊鎮自當收應援之實效一議處薊鎮總兵駐劄地方臣等議得薊鎮總兵官先年駐劄三屯營專為朶顔三衛撫賞即今古北口石塘嶺等處既稱敵衝在總兵職任於撫夷為緩於勦敵為急緣三屯

營相去軍門數百餘里遇有警報自是無濟緩急查得石匣營實當密雲古北石塘牆子嶺四處適中之地合無於防春防秋之日總兵移於石匣營駐劄帶領正兵并新募總兵下標兵相機戰守夏冬無事仍回三屯營操備庶與軍門聲勢聯絡氣脈貫通一議處牆內險隘設伏臣等議得古北口區牆內如潮河川等處多有險隘可據即如近日參將郭琥伏磤一擊狂敵落膽若使各區但有險隘去處諸將盡能如此敵之入也可以扼

其吭敵之出也可以攻其心比之角力血戰者難易自別合無備行總督劉燾總兵胡鎮廵撫溫景葵嚴督各區副參等官各將本區險隘去處或暗設地坑或多置伏礮或以水攻或以火攻各畫一水墨小圖送部查攷一面刻期舉行一議處入衛邊兵糧賞臣等議得各邊入衛之兵遠離鄉井辛勤萬狀必須優其糧賞方能鼓其敵愾之氣往年糧料充足賞賚隆渥以故士嬉馬騰足堪戰守乃今應得糧料既給不以時散兵賞賜又歲

加減削以致諸軍往往私賣戰馬以充食用殊非事體
合無備行總督劉燾會同巡撫温景葵督同薊鎮昌密
管糧郎中并各該兵備等官從長計議糧料應否加增
或通給本色賞賜應否復舊或量為從厚作速回奏一
議處宣遼境外哨探臣等議得諳達巴圖爾黄台吉之
巢在宣大邊外土蠻黑石炭之巢在遼東邊列一則山
川隔遠難於豫得其形一則屬夷勾煽多致反覆其說
先年建議之臣謂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鎮不過

因屬門病誠為確論即如頃者之患半月之前宣府獨石境外先以瞭見以故臣等得以豫調邊兵足為明驗除遼東原係軍門節制外合無將獨石參將兼聽薊遼總督節制如遇白草川三間房等處哨見賊形即便飛報薊遼總督軍門薊鎮有功則與之同賞如或誤事一體治罪一議處州縣軍民屯堡臣等議得收保之法大者為城其次為堡再次為墩雖大小不同必須高堅深厚方能賴其保障臣博往年巡撫甘肅嘗創為墩院之

法大率每村一二十家共築墩院一座或有力者能家築一座亦從其便嘉靖二十九年賊犯涼州毫末未嘗有失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其計莫善於此合無容臣等將墩院之式畫成紙圖咨送巡撫温景葵處令其督率兵備府州縣等官責令居民於土脈融和之日以次舉行務使愚民各知墩院之設全為生我非為勞我庶幾人心歡動工效可稽其原設堡寨亦要通行查明但有不堪去處一體修理完固一議處薊鎮獲功賞格臣等

議得薊鎮昌平密通陵京北之各邊緩急不同敵騎侵軼勢必聚衆方敢深入亦與各邊零散頓異以故先年本部題准敵入内地與邊方陞賞不同拒敵不得入邊雖無斬獲然准一體世襲意誠有見於此合無今後除村莊壯夫零斬敵級仍照舊例陞賞外其官兵與敵大衆血戰臨陣斬獲如胡鎮等近日之功者願陞者起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所獲馬匹器械等項盡數給與本人充賞各邊不得援以為例一議處諾延三衛

臣等議得諾延三衛夷人邇來陽順陰逆專為北敵嚮道雖即掃蕩巢穴不為過舉但中間情狀不一有畏敵勢而曲從者有得敵情而傳報者玉石不分又非國家懷柔之意合無聽總督鎮巡官榜諭諾延三衛都督等官汝等父祖皆知敬奉天道護衛朝廷故與汝土地賜汝敕印每來朝貢則厚加賞賚恩德如天夫何汝等後人翻向北敵甚至勾引入境今後爾等各宜照汝父祖効忠守法如遇諳達黃台吉等到汝營內果能設計擒

斬函首來獻定行奏聞朝廷給與萬金如仍前悖逆彼時勦汝不要後悔總督鎮巡官一面將曉諭過緣由咨部查攷一面將應撫應勦事宜明白具奏定奪　疏入

依議行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 嘉靖四十二年　譚綸

臣會同總督廣閩都御史張臬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邦珍議照修政貴於及時有備所以無患福建地方邇自乙卯以來倭寇紛紜廣賊並出因之民窮盜起內外

騷然馴至興化之事而顛危極矣茲者仰仗聖皇神武
赫然一怒次第蕩平八閩之間遂獲寧宇十年之內僅
見一時若不乘此戰勝之暇亟為善後之圖誠恐寇情
叵測事變靡常必待患至而始為之備則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掣肘多艱噬臍無及臣等用是大懼莫敢
寧處謹稽諸舊典酌之時宜質諸輿論之公參以一得
之見條列十有二事上塵聖覽實思患豫防之愚忠為
久安長治之至計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請自宸斷

速賜允行則地方幸甚臣愚幸甚一曰議復寨以扼外洋照得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濵海海中諸國獨日本最為狡獪藉我奸民乘間内侵不但此時為然蓋自洪武迄今皆嘗受其患查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廵司凡四十有五以控之於陸又置水寨以防之於海初惟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寨耳景泰年間增而為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威内固有自來矣

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發舊制盡失為今之計亟宜查復五水寨之舊每寨設兵船四十隻兵萬三千名五寨通計用船二百隻用兵六萬五千名以五把總領之定為五大䑸內以舊設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䑸為正兵增設銅山小埕二䑸為遊兵而又為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賊寡則各自為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扼外洋擊來賊為功第一擊去賊次之失賊弗擊與致賊登岸者查照信地論罪五寨兵船俱屬總兵官統督監

軍道監督未汛之先總會南臺聽總督整搠訓練汛期將及分發哨守汛畢復總會南臺殿最功罪而賞罰之仍整搠訓練以備來汛如此則總戎有經聲勢亦重虚偽盡革實效可臻但立法雖詳振舉在將閫中武弁得人甚艱現今各寨把總僅惟原任守備秦經國尚堪鞭策外他皆用之倉猝之餘率乏勇敢之氣臣等查得現奉欽依陞二級泉州納級副千户傅應嘉泉州衛指揮魏宗瀚百户鄧銓浙江松門衛千户羅繼祖皆熟諳海

務屢立戰功及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皆奉欽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閩浙海防責任惟均合無比照浙江事體請乞敕下該部查將傳應嘉魏宗瀚等銓補前職但五寨之中又有緩急而五臣才力亦有大小臣等酌量相宜小埕為省會門户宜用傅應嘉蓋本官奇才傑抱將略尤優一時武弁無出其右次則烽火門宜用魏宗瀚次則銅山宜用鄧銓次則浯嶼宜用秦國經次則南日宜用羅繼祖斯則因地用人乃無不勝之患二曰議

處兵將以責實效臣等查得前福建廵撫都御史劉燾分為南北中三路請設三參將領之軍門標下另設遊擊一員各陳陸兵三千名其經畫亦云備矣但參遊既難於得人而尾大每至於不掉數年之間未覩成效職此故也臣惟知兵之將世不多有治標之事難執一方亦惟隨時措置有益成事而已今照分守温處福興副總兵官戚繼光忠誠懋著文武兼資貌雖不踰中人才則可將十萬南北將官號為節制之師而汝堂堂正正

之效者誠未見其比也第其秩雖都督官纔副總殊未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閩之望臣等謂宜請乞以戚繼光充總兵官鎮守福興漳泉延津邵武福寧金温九郡一州其三路參將悉改為守備所轄信地俱仍舊章且宜即以戚繼光部下偏裨曉暢兵事屢立戰功者充補其任則在平時既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而於臨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誠為計之得者今該臣等查得戚繼光營內現充軍門標下把總納級指揮

胡守仁其才則堪中路守備現在領兵納級指揮王如龍其才則堪北路守備但南路守備尚難得人臣等又查得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宗元精敏向進合無請乞敕下兵部查將胡守仁王如龍推中北二路耿宗元以原職帶管南路各守備職任行令查照原分信地各帶所部兵夫住劄防禦三路五寨水陸兵將俱屬總兵官統督監軍道監督容臣等查處堪動官銀於閩縣南臺地方開設鎮守教場及監督公署在彼聽其公同

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月乃分布四出聽各住劄該道分投監督水陸防守葢無事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於一人而兵有實用臨汛而晝地分守則水陸備於多算而事有成功誠又計之得者但本鎮以一人之身轄全閩之廣馭二三萬之衆若非分任得人焉能巨細畢舉仍應照例添設坐營都司一員專司調度中軍把總二員職掌旗鼓統領標兵其人則查有現任北路守備羅章堪備坐營之任戚繼光部下納級指揮陳濠金科堪

備把總之任就而用之庶幾上下相信任使有人而軍務為可舉矣再照原議遊擊領兵一枝專任軍門標下以備往來策應現在遊擊員缺查有江西南湖守備李超堪以銓補伏乞聖裁三曰議處客兵以備常戍照得金台之兵臣與戚繼光居浙頗久勞心訓練故長於陸戰漳泉福清之間人以下海為業故長於水戰今浙江不能不用閩兵以備之於水亦猶福建一時不能不用浙兵以防之於陸蓋其長技有如南舟北馬既不可以

强而同而其應募亦如遊藝行商實不可以禁而止是固無容別議外但越省從征勢難久駐而萬衆聚食坐費餉金臣等因行副總兵官戚繼光監軍副使汪道昆將前客兵從公詢審願去願留分為上下二班每班務足九千名上班自今七月初一日為始分布教訓以防小汛至十月無警放班下班亦自七月初一日為始差官押送回籍至十月初旬聽各把總統領上班以防春汛汛畢仍於六月終放還又以前班兵夫限七月初旬

上班以防秋汛年年如此歲歲更番務以三年為率不許别有變更但出應募每不為本處有司所喜值其放班因肆陵虐情亦有之故兵將往往以此為慮伏乞天語丁寧浙江廵撫右侍郎趙炳然通行該管道分及府縣官員務要一體存恤毋得自分彼此因其應募輒事誅求致開他釁内有把總等官變亂行伍違誤戍期及赴他處投用者聽臣等從重參究拏治如此則陸戰有人閩事自定而浙之列郡與閩境土相接者亦無唇亡

齒寒之患矣四曰團練主兵以固根本臣惟先年編簽民壯大縣多至五六百名中縣三四百名小縣亦不下百五十二百名每名歲定工食銀七兩二錢近年東南皆給帖聽募人自取蓋有倍收至十一二兩者兵有定數糧有定額所以捄官軍之敝得寓兵于農之意比者屢經言官建議詔下有司團練鄉兵法莫有便于民壯者乃沿習日久本意寖失以有用之錢糧養無籍之棍徒無益實用臣等謂宜將各縣額設民壯責之駐劄守

廵兵備該道督責知府知縣廵捕等官通行查出汰其老弱與市井棍徒補以精悍丁壯給以堅甲利兵編成隊伍分為班次一班屬之知縣就便訓練在縣防守一班屬之廵捕官領赴本府團操每季更番稍均勞逸每府聽臣坐委知兵武職一員假以把總名色為之統督知府為之監督公同訓練駐劄該道以時閱視别其勤怠精否而賞罰之務使人人善戰縣縣皆精該道該府該縣等官乃為稱職否則他事雖賢亦以曠官論罪八

府一州計可得兵萬二千人小警則各自為戰大警則互相應援如此則糧餉不增戰守有備行之三年即八閩之內可轉弱為强而議罷客兵矣五曰議處憲臣以重監督凡用兵既有大將為之統督又必用憲臣為之監督蓋訓練士馬臨陣決戰身先士卒則統督之事也稽察姦弊課殿功罪處置錢糧則監督之事也除水陸守備把總分駐信地料敵出戰則聽臣行駐劄該道分投監督外至于合營團操與大兵進勦大將臨戎必同

心文官一員與之終始其事臣等查得兵備副使汪道昆忠存許國才足撥艱素與副總兵官戚繼光雅志匡時協誠任事故去春今夏屢建奇勲武略文謨並輝窮海令戚繼光既欲其總鎮八閩而汪道昆則伏蒙欽陞二級萬一推遷別省不免有拂羣情伏望聖明軫念遐方剛生神氣敕下該部將汪道昆遵照成命陞授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協堂請給關防敕書監督全省水陸軍事務與戚繼光同心一德共濟時艱俟其年勞茂著績

用有成超格擢用伏乞聖裁六曰薦舉賢能以備任使伏惟為政在于得人而見賢乃可授任方今聖皇壽考久道化成多士濟濟隨試輒效固不必為官而擇人也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而時屬艱危亦宜歷試照得福建海道之官最為重任人所畏為而延建二府素稱善地比以山海之寇屢次傷殘鄉無完宇民樂從盜撫摩安輯尤貴得人知府周賢宣年踰一考海道副使邵梗則任滿六年誠恐一旦轉遷別行推補即係賢能克堪

重任而于海防事體境內民情豈能一旦熟悉令該臣等查得分守建寧參議金淛分巡興泉參議萬民英鹽運司同知劉汝順漳州府同知劉宗寅皆夙抱忠猷才識茂著索嫻軍旅人望共推且居閩既久民情地利無不周知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遇有前項員缺即將金淛等推補則任使得人而于殘破地方真有賴矣七曰議處有司以圖治理臣惟安內攘外必先有司蓋其于民最親而民之繫望最切如使拊循

無術防御失宜民禍滋矣近該言官建議吏部題奉欽依通行撫按衙門將各該地方凡才力不及并貪汚不職官員體訪既真不時条論蓋誠有見乎此閩中戎事日棘吏治日非徒以糾察未遑懲創弗及方今外患始息内治當修有司官員亟宜議處除循良著聞俟其成績地方簡僻許其自新不致濫及外該臣等查訪得某官刋政教之録以沽名假餽遺之儀以射利才足濟貪政多播惡某官性資庸劣志氣卑汚當民窮財盡之際

惟峻法而取盈適力詘舉羸之秋獨興工以求悅政聲
湮沒物議沸騰此二臣者貪汚不識所當亟為罷斥者
也其年力龍鍾才猷駑鈍充耳無聞面命猶煩介紹措
身無地跬步必假人扶精力消亡職業曠廢此一臣者
年老有疾所當准令休致者也其官外若可觀中無所
取買辦軍需百求而百不給講求民瘼十問而十不知
政已下移志非尚往此一臣者才力不及所當改調閒
散者也以上地方或為省會門户而當倭賊之衝或在

山谷隩區而為寇盜之藪安民弭盜必得其人乞敕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等罷斥某官改調別選進士有才力者以補其任庶幾因地擇材因才授事官守得職而民生有依矣八曰申明職守以振頹惰臣惟以民養軍以軍衛民三代以來未之或改國初沿海地方衛所相望行伍充盈一切軍需莫非民力故出海有軍烽堠有望隘塞有扼城池有備凡以下捍民患上酬國恩由彼視之因皆分内事也比來法令廢弛行伍

空虛各該衛所官軍大都桀驁不馴頑鈍無恥驅之戎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怙若罔聞於是乃復以供賦之民受登陴之役事之倒置未有甚於此者夫彼以積弱自名難於不教而戰水陸之防固無望矣至若嬰城自守力猶可為顧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又馬用養彼為哉查得現行條例凡沿海及腹裏府州縣與衛所同住一城及衛所自住一城若遇大敵攻圍不能固守衛所掌印官與專一捕盜官俱比照守邊將帥

失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掌印官及捕盜官與衛所同住一城者不能竭力協守俱起送吏部降一級別用是則典守之責既有等差而失陷之罰亦分輕重臣請申明前例分別職守如鎮海等衛安海等所官軍自住一城並無居民相錯者責之掌印捕盜官編定精壯食糧官軍署名防守如或老弱即為汰革另選餘丁精壯者補之其不食糧軍餘舍餘既有身家亦要一體編派協助其餘與府州縣同住一城亦照此例編定如或城

垣寬衰戍守不敷先儘官軍而後以機兵及居民補其不足假令失事悉照前例分別論罪設若賊勢重大攻圍緊急許赴附近守備官處請發援兵援兵聞報必須整搠器械關支行糧沿途探哨相機嚮往大約離程三日者即限以十日為期如過期而援兵不至因而失陷者領兵官照律擬罪若倭賊始登攻圍未久援兵已發程期未滿及為賊所襲原非攻破者俱止罪坐本衛所官員如此則有事責成人無規避敵愾之勇可作偷惰

之弊可袪而無復覆轍之足虞矣九曰請乞錢糧以救危急臣自受任以來歷稽往牒福建用兵之始歲費六十餘萬其後巡撫劉燾當詘乏之時為撙節之議盡罷兵食秪增軍糧大約一歲計之猶至二十八萬然而武備俱廢寇患益深而閩遂不支矣及巡撫游震得繼任之後更議調募稍為調停雖費出有經亦不下四十二萬顧犢中奏留僅存虛數而民間窮困無救供需其後失事日殷調兵日至使非聖明大破常格特發帑銀與

取回浙直原借去銀兩閲事去矣臣始入境則各部調募官兵已近三萬而各營斬獲功級不啻三千五百有奇解到帑銀近俱用盡即有未到之數内又除去三萬兩准作興化修賑等用外以臣等計之僅存一十萬兩以供來歲之需近該臣等部署水陸分布官兵共計用兵二萬三千歲用工食銀二十八萬加以修船給械懸賞衝鋒通計一歲非三十二萬不可視前廵撫劉燾所議之數止加四萬亦期以實心行之或可濟事即今汎

期相仍歲事孔棘萬一兵食不繼士氣不振不惟盡棄前功抑恐仍蹈故轍即臣以身殉國固所甘心國事謂何伏乞皇上留神於廟算垂成之功終惠於海隅更生之會敕下該部查照浙直江西先年用兵事例就近請發兩淮鹽課銀十二萬兩兩浙鹽課銀四萬兩兩廣椒木銀四萬兩責限觧發前來聽臣撙節用度散訖繳報庶足以濟部中待哺之急免日後噬臍之憂十曰請緩征科以恤凋殘臣惟貢賦惟正之供催科有司之職市

恩曠職謂之不臣孰謂不臣而可為也近因各省拖欠內庫折銀節經户部題請通行撫按督催按季開報臣雖駑下固知內庫為不可缺上用為不可稽欽限為不可違部議為不可格也近該臣督兵勦賊親歷福興延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汙萊蔽日民間危急愁苦之狀殆周人所不能喻鄭俠所不能圖矣以此而責有司招徠之撫字之猶懼不旣將復使之集流亡督逋負誠不忍出諸口也邇蒙皇上恩覃溝壑化被海濵大施曠蕩

之仁屢下蠲免之令民間父老猶幸得及於寛政庶幾可保其餘年使臣不能宣布德意而一切督責有司彼必以應文逃責之心而為遠禍全身之計有司雖民民雖有司或以箠楚離心或以耰鋤起釁縱能頭會箕斂而得不償失將焉用之查得先任詔安縣知縣龔有成龍巖縣知縣湯相俱各勞心撫字政拙催科部議以完糧不及分數照例移官一時有司翻然改慮後該巡撫陸穏奏調龔有成巡撫遊震得奏保湯相於是始知朝

廷不輕絕之仁無求備之義莫不感激思奮精白承休是則部議之殿最吏治視之以為隆汚吏治之隆汚民生視之以為休戚者也乞敕該部憫念流離稍從寛假福建一省即七分不完姑免降級四季未報毋論稽程庶遺民得以休息而更生下吏得以紓徐而從事地方幸甚臣愚幸甚十一曰乞蠲租税以復流移臣所謂緩征者謂全省之民也至若興化之莆田平海福寧之寧德建寧之壽寧政和泉州之晉江永寧漳州之玄鍾南

靖生理久絶喘息未甦以此而視全省之民又不可以同日語矣先是與化克復該廵按御史李邦珍發銀六千兩缸復水利賑濟流離近報平海蕩平又該御史林潤請銀三萬兩為之修城築堰賙貧助耕凡所以為斯民居養計者至深切也顧自府縣官到任以來日以招集為事近欲清查户口歸併都圖乃拊循之急務而民恐征徭之將至又皆轉而之他即使有地可耕有城可守民多疑畏相率流移紛紛未已及查寧德之民久報

賊平不顧歸復政和壽寧之民猶懷亂掠不樂寧居大率民困則易離民勞則易動事所必至理固然也竊計地方殘破莆田平海為甚寧德壽寧政和次之晉江永寧玄鍾南靖又次之使非廣布之以寬貸之恩明示之以招徠之信即使龔黄為治民弗能依伏乞免其征科與之更始甚者三年而後納稅次則二年又次則一年使之甦息有期歸復可待庶幾漸遂有生之樂益彰無外之仁但照通年部議蠲免猶征起運僅免存留是可

以少紓乎災傷之民而不可以槩施於殘破之地何則水旱之災不常有而豐凶之歲恒相乗即使年穀不登而舊積可資豐年可望於是持其緩急為之調停即寛一分民已受賜一分矣乃今故貲蕩廢已往既無所憑生業淪亡將來又無所賴故雖用其一而緩其二彼惟知有怨而不知有恩誠能寛之歲月悉為蠲免庶一方可無後憂而三年或有成效十二曰修復額糧以修軍政臣惟三代以下兵農始分兵制不同用之惟一國初

衆建衛所部署官軍出則從征居則戍守法至善矣其後承平日久尺籍徒存軍兵不足賴而後有民兵民兵不足賴而後有募兵制益分而軍費益廣矣查得國初舊設福建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員名夫有軍則有糧有糧則有額要之以境内之賦養境内之民非自外至者也邇來衛所消耗行伍空虛計其所存曽不能以半較之額數不知其所餘者凡幾何矣當事者綜覈盈虛衰益多寡或那移别用或轉運地方理固然也乃今

欲以轉弱為術而為久安長治之謀則必查復額糧振飭武備計莫出於此矣何者醫之治疾也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標者烏附之類客兵是也治本者參朮之類籍兵是也誠能申明舊章查復定額那移者照舊補足轉輸者照舊取回是四萬八千之軍需可不外索而自足由是而汰其老弱選其丁壯定其部曲時其訓練藉客兵既張之威以作其氣舉客兵已試之法以定其趨俟三年有成由是而罷客兵調募之費減民兵供億之

需因地制賦因賦制兵真救時之長慮修武之善經也

以上所陳訓練主兵查復額糧與前廵撫都御史劉燾

先年建議因兵以求兵因糧以求糧大意相似自非需

之以歲月不免同入於虚文故臣等徵兵請餉之議恒

拳拳焉必期以三年之久庶幾為萬全之策不然往事

具在顛覆相尋臣等雖竭犬馬之愚亦無救地方之患

伏乞聖裁　䟽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六